

QQ圈子：社交神器还是隐私魔鬼？

圈子来

了！一个流言在QQ

好友之间流传着。多年不联系的同学突然出现在联系人名单中，一个陌生人准确地叫出了自己的名字，自己的好友分组中好像多了些陌生面孔；QQ圈子为什么会做到这些？它是否读取了我的聊天记录和私人信息并公布出去了？腾讯为什么要推出这个产品？企鹅要统治世界了吗？

在公开信息前应告知

小刘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应届毕业生。前不久的某一天，当他打开QQ时，按照提示升级到了QQ 2012版。这个版本中多了一个“圈子”功能。打开该功能后，他发现，自己突然出现在一个“推特好友”的圈子里，这个圈子里的确有不少自己在推特上的好友，“可我跟他们没互换过QQ呀！”小刘还发现，在另一个叫“高中同学”的圈子中，出现了很多很久没联系的同学，而有些同学，是自己一直避开不想见到的。

小刘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。各种使用QQ圈子后的感受开始在人人网、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上传播，有的人说“太神了，那么久那么远的人都找到了”，有的人大叫“怎么前女友和现在的女友在圈子里碰头了！”

小刘很郁闷，也有一丝恐

惧：“我使用QQ十年了，这十年里的聊天记录就算存成文本文档，也得有几百M了吧，QQ能把我从来没想着联系的人‘揪’到圈子里，是不是分析了我平时的聊天记录，才能知道这些人的名字？为什么我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会在圈子里展现给那些陌生人？”

也有一些懂技术或者直接从事互联网行业的QQ用户，在阅读了QQ圈子开发工程师公布的文档之后，了解了圈子的算法和运行原理。但这依然难以让他们消气：“即使QQ圈子没有读取我们的聊天记录和私人信息，它所公开的信息也来自于我朋友们对我的‘标注’，但问题在于，它所公布的信息未必是我想公布给圈子中所有人的。换句话说，公开什么信息，公开给什么人，起决定作用的不该是一个算法，而是告知我，让我来决定”。

“只想让你不忘却好友”

开发QQ圈子的腾讯工程师看上去很委屈。在遭遇质疑后，他们在炮火最密集的网上知识社区知乎上，第一时间贴出了圈子的设计初衷和原理。

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·顿巴曾经发现，人的社交圈子范围很小，亲密好友可能有五十个，密切行动伙伴可能有五十个，有亲缘关系的氏族上限也就是150个人而已。超过这个范围，人就会定期遗忘一些好友。这些在原始和古代社会没问题，但在需要大量人脉和密集交往的现代社会，这种遗忘看上去就是人脉资源的浪费了。此外，当一个人要融入新的交际圈中，往往也会效率低下，因为不是人人都能熟练运用“六度空间”理论，迅速找出自己与新交际圈之间共同认识的好友的。

腾讯圈子的工程师描述说，“我们期望‘结识新朋友，不忘老朋友’。可事实上，我们正处在一种‘难交新朋友，忘却老朋友’的尴尬处境中。”因此他们设想，将生活中过去、现在和即将进入的各种人际关系圈，一起放在社交网络中，也就是中国最庞大的社交网络平台，QQ平台上。

在尝试了各种算法之后，工程师们发现，QQ本身所具有的“分组”和“备注名”功能，效果比一些复杂的数学算法还要好。圈子的实现原理是：

如果用户小刘自己建立了一个“高中同学”组，组里面有同学A、B、C；而A、B、C三人也建立了高中同学组，三人的组里都有小刘，并且他们都为小刘起了备注名“刘班长”，那么，A、B、C三人高中同学组中共同拥有的另外一位用户D，就会出现小刘“高中同学”这个圈子中，尽管小刘此前并未加D为好友，甚至可能因为两人上学时的一些矛盾，小刘并不想联系D。

腾讯的工程师坚决否认了“圈子是通过读取用户聊天记录和隐私资料来实现人脉拓展、发现功能”的这一说法。圈子的实现，目前只依赖两个资料：用户的分组名，用户好友给该用户的“备注名”。“只有在圈子中半数以上的成员，给该用户使用了严格相同的备注名，这一备注名才会作为正式名称向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公布”。腾讯一位员工由此也驳斥了一些网络上的流言：“说圈子让一个人的现女友看到了前女友，那几乎也是不可能的，除非在这个圈子中，有半数以上的人把那个女孩标注为‘前女友’。如果说仅仅是让现女友知道了前女友的名字，那不该怪圈子吧，只能说明这个用户和前女友、现女友都在同一个交往密集的圈子里，圈子也没有泄露你们俩以前有过感情这件事。”

■ 旁观者说

“应让用户自己选择”

知名社会网络营销学者申音，对QQ圈子引起的争议发表了长篇看法。申音认为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“档案时代”，每个人的个人信息被无形的幕后者控制、操纵，这才是最可怕的，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了权利不对称。而在互联网时代，Google、Facebook会越来越多地记录个人信息，但如果个人采取不抗拒而是合作的态度，其个人价值也会提升，“通过你这个点的链接越多，通过你传递的信息就越多，你的网络影响力就越大”。在推特和微博上，加V认证的人是少数，但因为公开了个人信息，他们的话在其专业领域内更可信，主宰了信息的流动。

因此，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个人社交生活的飞速发展，“虚拟社交会倒逼真实社交”。在今天，豆瓣、Google有时的推荐结果之准确程度，已经超出了用户自我定位的程度；总有一天，通过对个人信息的大量收集、分析、计算，“机器比你更懂你”。因此，个人在这个新社会的最重要能力，是“适应”而非“遗忘”。

针锋相对地，宣亚公司的社交网络研究者高济禾则在知乎上发表了她的反对意见。尽管赞同腾讯的尝试勇气，也不认为这是一种作恶，但他仍然认为，用工程师的思维处理复杂的社交关系问题，是QQ圈子引发强烈不满的本质原因。

高济禾称，人类的社交关系并非简单在工具层面上即可以维护、增强，其背后还有制度、社会结构的强大影响力。QQ圈子可以扩展人脉，但这种“意外扩展”带来的并非都是愉快，很可能会在复杂的关系作用下带来意外结果，例如发现“原来我室友和初中同学有一腿”“某下属和某哥们居然一起被抓过”等等。

真正好的社交产品，应该尊重“遗忘”的权利而不是把所有信息都记录、推送过来；应该尊重用户的选择，哪怕这种选择权是种假象；社交产品还应该嵌入制度的作用，尤其在中国这种社交关系中掺杂了更多权力、利益与交换的用户环境下，不该指望简单的算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人脉问题。



■ 他山之石

Facebook 同样身陷隐私争议

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Facebook，在拥有巨大用户量和海量用户信息之后，也面临着诸多隐私权方面的指控。

2006年，Facebook推出“动态新闻”功能，用户在Facebook上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作为动态显示在他自己的页面上，例如看了什么电影、与谁有了互动等等。该功能上线后，Facebook员工还来不及庆祝，愤怒的用户抗议声就几乎淹没了整个网站。扎克伯克不得不亲自撰写博客道歉。

这个问题的爆发与解决方式都颇为值得腾讯QQ圈子借鉴：工程师们迅速修改了网站代码，让用户可以选择自己的哪些动态被广播出去，哪些需要保密。这一举动迅速平息了争议，并进一步成为Facebook巨大商业价值的来源：当一个用户显示自己“买了一瓶新百事可乐尝尝”时，他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这个不是广告胜似广告的举动。

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阳森

